

阿占专栏 词与物

人间小景

海边青春祭

阿占

若盘点海边生长史，没有哪个孩子不曾在此间蹦跳，黏滑的海藻让脚下失重，摔倒是常有的事。鲜血可以很快被海水冲洗干净，生命最初伤痛却留了下来。滩涂上那些用整个下午建造起来的城堡和宫殿，似乎只是为了等待潮水的摧毁。

用丰富的内心洞察着一切，俨然一副个人主义形象，这些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。七岁，或许是六岁，我就被大海的涛声、气息、韵律，以及形形色色的海洋生命深深吸引。漫天星光之下，在布满礁石的岬角，我凭借手电筒的光亮，寻找石夹红的蟹舞，全然忘记了潮水正在上涨，吞噬了回家的路。我心中暗喜，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公主加冕仪式，我分明看见海洋之神捧起了珍珠的王冠……后来，警察来了，救生艇也来了，母亲在岸上哭泣，父亲暴跳如雷，还有一些邻居和远亲，围在那里轻轻地叹气。

18岁，一个男大学生带我到岬角辨识星座。他应该是学地质的，读大四，看完星座不久，就去格尔木实习了，对于我来说，那个地方比星座还遥远。犹记得，我和他站在青春的角端，一起仰望秋季星空。他说，快看，王族星座。我茫然地寻找着，除了盛大的蓝色幕布，什么星座也没找到。或许为了掩饰一种莫名的虚弱，我频频点头，佯装惊叹。他又说，王族星座包括仙王座、仙后座、仙女座、英仙座，而和王族星座有关的则是鲸鱼座和飞马座。“飞马当空，银河斜挂。”不知为什么，他的剪影有点忧伤，我忍不住想要轻触。他的眼睛在黑夜中闪烁，是我能够辨识的唯一的星座。那一刻起，我意识到爱上一个人是件具有爆发力的事情，基本上就是瞬间，像地震，来不及预警。后来，潮水在身体里凝固，我完成了青春祭祀，于风中跳起玄妙的舞，用自己的花朵打开一片天空。

30岁，我从青春的坟墓里爬出来，抖了抖尘土，又是一次新生。回头看，我看到了一个自卑的卡夫卡，一个低微的马丁伊登，一个疯狂话的塞林格，以及一个颓丧的托马斯曼。我常常在两极间奔走，既忘不掉被回忆修饰过的大学校园，也深深厌恶世事尘埃之后的虚伪与自私。我有了经验，有了底线，有了瞻前顾后，以及有了身体的酸痛。站在岬角，大浪如淘洗。我想起亚里士多德对于孤独的参悟：“能够忍受孤独的，不是神灵，便是野兽。”

40岁，再次置身于岬角，我只想说出曾经无能为力现实，稍纵即逝的青春，说出独一无二的彷徨、迷惘和热烈。我曾经一团糟地含混沉浮过，执着不悔地承受过，但现在这一切，就好像海洋掀起的潮浪，就像海面上漂浮的船舶，通通的意向把我抓攥住——凛冽归凛冽，赤裸归赤裸，平静归平静。

我分明感受到了大海对自己的回应，是何等渗透骨髓。



阿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供职于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多次推出个人画展并为多部畅销书插画。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山东文学》《芒种》《光明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小说世情

给狗倒碗饭

骆驼

父亲转过老家墙角，一直顺着蜿蜒的石梯路向上，然后转过一个胳膊肘大弯，再从坎上的那条田埂上走过去。因为双手端着一个大碗，父亲脚步十分缓慢，背看上去更弯了。

抗疫期间，父亲每天都要在这条路上往返三次。

其实，父亲要去的目的地与我家的直线距离就几十米，但要去到那家，必须绕道数百米，方能到达。

对于父亲的举动，很多邻居都不

解。二表叔说父亲没有骨气，春林子那样伤害你、伤害大家，你还去管他家的烂闲事，没骨气！

父亲没有回复二表叔。他对村干部说，你们安排人把也被隔离了的春林子的老母亲照顾好就成。那狗东西没回来之前，他那条狗的饭，我管了。

村干部叹口气，离开了。

二表叔说的没骨气，是因为父亲说过气话，就算春林子死了，也没人管他。有一条祖辈留下来的老路，连接着邻近的几个村、几个组，那条路一直经过春林子家房前，几年前，春林子突然将那条路拦腰砍断了，并在断口的两头栽上了两丛刺藤。他说过路的人将他家的狗吵醒了，严重影响了他家的狗睡觉。乡亲们骂他砍断祖辈留下来的老路，做的是断子绝孙的事。春林子却大笑几声，我老婆都没有，还怕断子绝孙。没办法，父亲利用半月时间，和院子里几个老人一

起，将我老家旁边竹林里的竹子砍光，修出一条路来，重新连接起祖辈留下的那条老路。事后，春林子站在坎上骂父亲管烂闲事，砍了竹林，影响他看风景……

一提起春林子，镇村干部和乡亲们就没有好脸色。那年，村里新修柏油路，目标是通到每个村民小组。通到我老家那个小组的路，要经过春林子的自留地的坎下面——我三爷家的自留地，三爷爽快答应了，不要一分钱补助，还捐出2000元修路。时近年关，路基很快铺好，若铺上沥青，过年大家都可以在新路上行走啦。那天，路铺到三爷的自留地时，不知春林子一下从哪里冒了出来，躺在工程车前就躺不起来，他说修公路震动了他家自留地的地基，伤了他家的风水，自己除了不交那户均800元的集资款外，还要求院子里凡是要过这条路的人，每人给他拿100元钱作为补偿。否则，他就躺不起来。

父亲当即说，你没钱就直说，不要耍这些横。集资款800元，我给你垫付了，你啥时有，啥时给。没有，就当咱捐给集体了。

春林子说，我昨晚数了一下，我们院子里和周围要走这条路的，至少54人，啥时把钱给我凑齐了，我就起来。然后，他摸出一支烟，点上，仰面朝天，吐着烟圈。

哪个不知道春林子啊，包工头一声令下，工程队和工程车马上去其他村民小组去了。时至年关，人家工程队借着呢。

就这样，通往我老家村民小组的那条路，多年以后才铺好。

我老家那个村，只要是关于乡村发展的事，比如修水、修路、捣乱的一定有春林子；只要有告状、惹事的，比如上访、打架，主角多半是春林子；哪家园子里菜少了，圈里的鸡丢了，明知道是春

林子干的，乡亲们问都懒得问，就当喂野狗了。很多次，派出所要将他带走，但还是被春林子气坏了的乡亲们，一起出面替他求情——春林子还有一个79岁的瘫痪在床的老母亲无人照顾啊。

就这样一个人见人骂的角色，人们看见他家的石头都会来气，谁还愿意管他家的狗呢。

父亲却一直坚持着这件事，乐此不疲。

昨夜，很晚了，我哥打来电话，要我马上看几段他发来的视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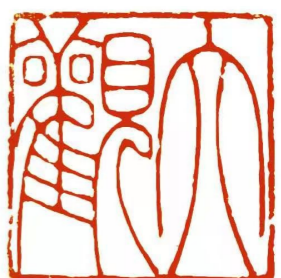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段视频里，春林子已经回到了老家，他坐在他老妈身边，说，谢谢村干部在他们被隔离期间，发来的那些大家照顾他老妈、照顾他家的狗的视频。春林子痛哭流涕，直骂自己以前猪狗不如，关键时刻，还是乡亲们在帮他，连他的狗，都管得那么好。

第二段视频里，春林子像疯了一

样，拼命地挖着他自己栽下的两丛刺藤，然后，将那条被他挖成的沟里填上土，夯实，铺上石板。

我打电话问父亲，为什么要坚持帮助春林子？

父亲说，这哪里需要理由啊。它的主人再怎么不叫人，但狗没罪嘛，那毕竟是一条命啊。乡里乡亲的，谁不遇到难处啊，只要用真情，石头都可以给它焐热了……



茵陈茶

杨杨

顶头的几片叶子总是嫩黄嫩黄的，倒像是一朵不谢的花。

这些蒿草挤在一起，撑起一方天地，富含着植物纤维，是反刍类牲畜的优等饲料。30年前，每天放学后，去“杀”捆蒿草回来喂牛，是农家孩子长大或懂事的象征。

茵陈不好热闹。或许，它明白自己资质平庸，竞争不过粗枝大叶的同类。或许，它喜欢远眺，遥望更远的远方。所以，越是坡地崖头，它们才会落脚。站高望远，可水往低处流，茵陈的品性，注定它远离了丰裕的人生。茵陈枝叶细碎，一条主干，离土还没三寸，就开始木化，然后七拐八扭地生出新枝条，之后又分叉，像一团交缠的尼龙丝线。

夏天里，一棵成年茵陈远看苍葱，近看却纤弱得紧，姿态与文竹相仿，却没有那股斯文劲儿；花与果实同样细碎如粟——论色泽，真的平庸无奇。当一棵茵陈变为黄蒿后，周身散发着苦辣——恰是熏蚊子的好材料。过去住在窑洞，一到傍晚，蚊子们那嗡嗡的轰鸣，隔着木门，就能让人浑身难受。于是，拎着罗头到麦场扯几把秸秆，再“杀”几棵黄蒿，点堆暗火熏。带着饭菜香味的炊烟，混合着苦辣的蒿烟，一起流散在天边，召唤着地里干活的男人和归栏的牛羊……

高家崖离村四五里，有个破瓦窑，下面连着一片坟地。母亲眼神不济，手脚又慢，她与白蒿一样，都有着自知之明。虽说“二月茵陈三月蒿，四月茵陈当柴烧”，可母亲也太心急了些。

看见连篮子底儿也没盖严实的几根茵陈，我就忍不住嗔怪：您老就不会再等等？出了正月也不迟啊。可母亲一边晾晒着她辛苦弄回来的宝贝，一边摇头说，你们年轻人懂个啥？这东西要是长成柴火还有啥药效啊。

母亲积攒下的茵陈，是给她堂弟我三舅父的。堂弟是母亲叔父的儿子，从小失怙，母亲长他三岁，却格外怜惜他。成年后，堂弟身价千

万，时常来瞧母亲，每次塞钱，母亲总是拒绝。反而，他日益肥胖的身体，让母亲担心不已。三年前，三舅父因肝炎入院，母亲去探病，偶然听见一个人说，茵陈泡茶最对症了，可惜药房的怕是人工培育的，没什么药效……所以，两鬓斑白的母亲，每年都会提前“下手”，在荒草丛里寻找那一棵根银白色的、细碎的茵陈，晾晒后用纸包上，捎给她那身价千万的堂弟……



一飞冲天 石颖 摄

百年风雨路 同心同向行

——追寻红色牧师刘平庚的足迹

吴小平



贺龙指挥部旧址（资料图片）

刘平庚的成长足迹

青砖小瓦、木制门窗、圆卵石顶起木柱、屋中央还有天井，这里是望江县政府挂牌保护的历史建筑刘氏堂轩，这幢清代民居就是红色牧师刘平庚曾居住和生活过的地方。

刘平庚，1899年出生于安徽望江县城大北门街一个普通人家，幼年命运多舛，三岁丧父，九岁丧母，成了一名无依无靠的孤儿。此时，幸好得到望江基督教教会慈善机构的帮助，不仅资助其生活，还资助其上学所需的全部费用，使其顺利完成了小学、中学阶段的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。为了报答教会的养育之恩，1918年，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，立志为宗教事业奉献自己一生。

1922年，刘平庚从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毕业，即任中华圣公会皖赣教区常委，先在安庆天恩堂任会长。除做好牧师本职工作外，刘平庚还热衷于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，1925年在安庆创建了天恩小学和慈善会，收留贫困家庭子女、赈济贫民、有口皆碑。按教区划分，皖赣教区统管安徽江西两省教务，1927年初，刘平庚牧师调任南昌中华圣公会宏道堂会长。

刘平庚与“八一”南昌起义

1927年3月，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，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与南京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公开化，即所谓“宁汉分裂”。4月12日，蒋介石突然在上海举起屠刀，发动了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。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同蒋介石一样，发动“七一五”事变，捕杀大批共产党人、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，革命的武汉顿时成了白色恐怖笼罩的人间地狱。由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全面破裂，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。险恶的局势，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只有独立

地掌握军队、领导武装斗争，才能挽救中国革命。1927年7月12日，中共中央进行改组，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的领导职务。下旬，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，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，会合当地革命力量，实行土地革命，恢复革命根据地，然后举行新的北伐。正当李立三、邓中夏、谭平山、恽代英、聂荣臻、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时，却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，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，即向中共中央建议，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起义。据此，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、李立三、恽代英、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，以周恩来为书记，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。27日，周恩来等到达南昌，组织领导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。彼时，刘平庚工作和居住在南昌圣公会宏

道堂内，住房和院子比较宽敞，面对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，刘平庚内心是非常同情共产党的，愿尽其所能为共产党提供帮助。由于教堂和刘平庚牧师的特殊身份，对掩护起义十分有利，所以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指挥部就设在宏道堂内，贺龙的卧室和指挥部办公室就在刘平庚的住处，并受到刘平庚热情款待。八一南昌起义爆发时，周恩来、贺龙、朱德、陈毅等人在此处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，南昌起义的很多计划就是在这里制定的。南昌起义的成功，刘平庚既是一位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宗教人士，同时也是一位历史见证人。

在南昌乘坐地铁一号线到万寿宫站，沿子固路走两三分钟就能看到一处僻静的院落，两栋中西合璧的小洋楼坐东朝西，这就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贺龙指挥部旧址，也是南昌起义纪念馆“一馆五址”中的一址，分前后两栋。临街的一栋为圣公会办的宏道中学和宏道堂，后院的楼房是中华圣公会会长刘平庚的住房。站在街口，透过拱形大门，就能看到安放于宏道堂天井里的贺龙塑像。抬头看，在三楼墙面画有几

安庆市珍贵档案征集评选
主办：安庆市档案局 安庆市档案馆 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
协办：迎江区档案馆 大观区档案馆 宜秀区档案馆 安庆市档案事务所